

唐武后名字之考證

侯紹文

據古史稱：唐武后時，宗秦客獻十二新字，（後又增加七字）武后取其新字，以墨爲名。惟後世因傳鈔錯誤，而有以下三種寫法，茲將寫法不同的各書臚列如下：

第一種書：以武后之名爲墨者，有後晉劉煦之舊唐書、宋歐陽修之新唐書、司馬光之資治通鑑、鄭樵之通志、郭忠恕之佩觿等。

第二種書：以武后之名爲墨者，有明張自烈之正字通、梅膺祚之字彙、清之康熙字典、綱鑑易知錄、清末民初王桐齡之中國全史、繆鳳林之中國通史要略、謝無量之大中國文學史、民初之新字典與辭源等。（二書皆商務印書館出版。）

第三種書：以武后之名爲墨或墨，而以墨字爲譌者，有中華書局於民國以後出版之中華大字典、辭海、藝文印書館與啓明書局印製的康熙字典、日人編著之大漢和辭典、中華文化研究所與國防研究院合著之中文大辭典等。

第四種書：以武后之名爲墨與墨相同，爲文化圖書公司最近編著之辭彙。

第五種書：以武后之名爲墨者，有胡樸安所著之中國文字學史。以上所引各書，將唐武后之名，寫成墨、墨、墨三種型態。究竟孰是孰非，孰真孰僞，在研究史學與教學歷史者，實有加以辨正之必要。

以下筆者加以研究，先引胡適之語：要「大膽假設，小心求證」。我們先假定武后之名爲墨，然後就以上所引資料，加以證明。按自來社會上之慣例，寫字時多是由繁趨簡，由難而易，如同書寫霸字，先有從雨字頭

之霸，而後衍爲寫西字頭之霸。寫龍字先有龍字爲底之龍，而後有以魚字爲底之鯨。蓋西與雨，魚與龍，皆少寫兩筆也。其他如鳳之爲鳳，廈之爲厦，廚之爲厨，箸之爲著，皆是同一道理。即古來之大篆變小篆，小篆變隸書、楷書，亦莫不皆然。也許唐武后之名本來爲墨，寫來寫去，到了五代及宋朝，遂變成少寫兩筆之墨了。

第二點說明：由歷史上相沿之通例，都是說：後法優於前法，後人改正前人的學說。就着中國歷史上舉例說：如北宋之司馬光作資治通鑑，以曹魏作正統；及南宋朱子作綱目，改以蜀漢作正統。又就尚書一書說：在西漢時由孔子墻壁拆出古文尚書，全係蝌蚪文，較之伏生所傳之今文尚書，多十六篇，獻之朝廷，會有他故（傳說巫蠱之禍），不得立於學官，遂永藏中秘，經歷漢魏，迨晉永嘉之亂，殆亡失無存。至東晉元帝時，梅賾奏上孔安國傳古文尚書五十八篇，內有僞撰之二十五篇，此僞撰之二十五篇，自宋吳棫及朱子已疑之，歷元至明，疑者亦不乏人。清初閻若璩，著尚書古文疏證八卷，列舉一百二十八證，以明此二十五篇爲僞書。就以上所引正統與古文尚書兩則故事，而後人多承認朱熹與閻若璩，而否定司馬光與梅賾，此即後人改正前人學說之適當例證也。

以下再就第二種書中，取出四書，加以研究。

第一是明書正字通，現台北已無原本，只是在故宮博物院圖書館，看到清初廖百子重輯之善本書；惟以該書爲木刻本，手民誤刻之字頗多，如墨字註下，舊字刻成竹頭，義字刻成草頭，自然也就把墨字刻成墨，墨字刻成墨。用後世之康熙字典所引用，加以改正，則正字通墨字之註釋，應

如下文：

墨：舊註同照。按武后自製十九字，以墨爲名，與照音義同。從明非，從二目也。後譌爲墨，略記字始譌爲墨，舊本改作墨，並非。

在廖輯之正字通序文說：廖爲一博學多才之士，輯正字通時，網羅數百家，書凡數萬卷，援證則經史子集，詩賦諺諺，靡不悉慮。補闕正謬，出入隱史通雅，臚列十二集，各部本註者，犁然可考也。

廖氏對正字通之輯述，功力如此深厚，假如武后之名，不從二目而從明，則焉有獨列墨字之理。

第二是清書康熙字典，對於墨字之註釋，有如下文：

墨，字彙同照。按正字通，唐武后自製十九字，以墨爲名，與照音義同。從明非，從二目也。後譌爲墨，略記字始譌爲墨，字彙改作墨。字彙補又作墨，並非。（參看文化圖書公司出版之康熙字典。）

以上所引字彙，係一字書，台北中央圖書館，藏有善本，字體頗大，僅目部有墨字，日部並無墨字。

再看清初之康熙字典，是由何人編撰，在殿版康熙字典之前面，列有統閱官，爲文華殿大學士張玉書，文淵閣大學士陳廷敬，纂修官爲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凌紹雯等數十人，皆屬名臣儒士，博學多才。彼時爲專制時代，聖祖皇帝，親主其事，一切要求嚴格，特別認真，假如武后之名爲墨，而擅改爲墨，則編纂諸臣，豈止丟官而已哉！（在康熙字典補遺，辰集日部，有墨字註云：唐書武后紀，名墨與照同。此補遺所列之字，爲後人加進去的，不能視爲康熙字典之正文，更非張玉書等所編列，因本文前已引，凡舊新唐書所載武后之名爲墨者，正是張玉書等所反對者。）

第三：爲繆鳳林著之中國通史要略，商務印書館出版，引述武周碑云：傳世武周碑，不下數百通，窮鄉僻壤，緇黃工匠，無不奉行惟謹。尤可異者，巴里坤有萬歲通天造像，敦煌有柱國李公舊龜碑，在莫高窟。廖州刺史章敬辯智城碑，在廣西龍州關外。河東刺史王仁求碑，在雲南昆陽縣。龍龕道場銘，在廣東羅定州。皆唐時邊遠之地，文教隔絕，乃紀元年月，亦皆用新制字，點畫不差累黍。

繆氏是否見到此種武周碑文，不得而知；但繆著之中國通史要略，二

冊，七章，四十二頁，第四行，則載着武后之名爲墨。

第四：爲商務印書館出版之新字典，該字典在目部僅有墨字，註解說：「唐武后製新字十九，其一爲墨，因以爲己名」。

按新字典一書，由商務印書館於民元出版，有蔡元培、王雲五之作序，吳稚暉作書後，他們說：新字典是由有國粹丈人之稱的陸士燐，會同名流學者，如高夢旦、傅緯平、蔡松如等二十人，竭日夜之勞力，五年成功。至其編纂之浩繁，訂正之仔細，下一定義，增一短解，斟酌於古今學術之殊異，欲調和於義訓之習慣，與科學之定理者，若何困難，每有一條，而經歷數十易，一語而思索數十日，猶以爲未可，稿成而毀棄者屢，板就而擱置者又屢，此固非書賈之業，乃名山著作之事。

現新字典已發行三十餘版，觀以上所述，其編纂之仔細與審慎，則武后之名爲墨，絕非錯誤。

以下再談第三種書：既有墨又有墨，並以墨爲僞，以墨爲眞。它是犯了兩項錯誤的，一是註解錯了，再則標點錯了。先談註解，關於文字的註解，當以說文解字爲範本。在說文解釋堯、薪也，從草堯聲。解釋箭，以竿擊人也。

從竹、削聲。可曾見，說文上解釋草頭之字說從竹，竹頭之字說從草的麼？宋程夫子解釋電字，有記載可考，他說：電從雨從包，是大氣所包。即是相從，不會與本字乖離，從沒有如第四種書之解釋法，說墨字從明從空，不從二目，墨字頭上，明明是二目，怎能解釋成不從二目呢？因有此種錯誤的解釋法，遂把墨字變僞，墨字變眞，真是誤盡天下蒼生。

以下再談標點：古人著書，多不加標點，書報雜誌之句讀，加標點的乃晚近之事。第四種書，將正字通墨字註解，從明非，從二目也，點錯句讀，遂把墨字之體構構造，完全否定。這從明非，從二目也，非字處加標點，是對的，不該點在明字上，而把非字非到下邊去。因此一點之差，遂使這個墨字面目全非。（從雙目的字，而偏說從明，不等於面目全非麼？）大家必以爲從明非這一句太生疏，不常見，遂疑惑非字處不能作一句，其實若察字書，以非字作句讀的，眞是不一而足。茲舉例以明之。字彙火字部，九畫，照，註云：之笑切，音詔，明所燭也，六書正譌：別作炤非

。焱字，離珍切，音鄰，兵死及牛馬之血爲焱。又上聲，良忍切，義同。又去聲，良慎切，義同。

六書正譌：俗作燐非。康熙字典，虍部有一虍字，註云：音魯，虍掠也。漢書晉灼註，生得曰虍，斬首曰獲。六書正譌：生得者則以索貫而拘之，故字從母，從力，俗從男非。才木質也，在地爲木，既伐爲才，象其根枝，斬伐之餘，從才省，別作材非。又吳爲俗吳字，吳志薛綜傳：無口爲天，有口爲吳。正字通此借字形爲諸語，非吳字本義，正韻吳字註，亦作吳非。毛部、毫字、說文作豪，籀文作毫，正字通，豪毫雖通，然山海經豪豬可借毫。孟子有豪傑之士。淮南子智過百人謂之豪。當用毫，俗濶而爲一非。土部有一字爲坎，字彙，古梅字。正字通，土木殊類，作梅非。

就字書上考之，以非作句讀的，真是不勝枚舉。如解釋墨字，用以上這些例子，把從明非，作一句讀，有何不可呢？再了墨字註下有兩非字，由尾句並非二字求之，亦可證明上一非字爲一句讀。

至第五第六兩種書：前者說：墨即墨，此是模稜兩可的說法，未能辨別真僞是非。後者從二日從空，不是簡寫，就是印錯，二者皆無足取，故對此也不必多談。

結 論

唐武后用宗秦客創作了十九新字，僅能及身而用，除去在遠疆如繆鳳林史學家所引出的碑刻外；在武后死後，此十九新字，殆成絕迹。是以中唐及晚唐之際，此十九新字，世人亦少見到，遂亦無見用者。到了五代及宋朝之作史書及字典者，不知由何處得到武后之名爲墨，（據康熙字典墨字註云：略記字始譌爲墨。）可是到了明、清兩代。又查出武后之名爲從雙目之墨；並非從日月之墨，於是又將武后之名改正爲墨。（在康熙字典墨字註云：字彙始改正爲墨。）至民國元年，商務印書館編印新字典及辭源，皆以武后之名爲墨，而不取從明從空者。此是後法優於前法，後人改正前人之通例。在此以後之人，應本此通例，將武后之名爲墨，予以確定，永遠遵守。不圖到了台灣，凡史書及字典，又將唐書錯誤之墨字作真，而以墨字作僞。（台北市藝文印書館，發行之訂正康熙字典加上標點，言墨、從明，非從二目也。）因之好多字書遵從此一謬說，即最近教育部主編，商務印書館排印之國語辭典，竟將武后原來名墨之墨字取消，而代以從明從空之墨。因國語辭典，由教育部主編，而且是一名著，於是大家更誤信墨字爲真，墨字爲僞，即名史學家如陳致平先生，亦不例外，此烏乎可。此雖一字之微，但關乎學術與文化，是不可不力加研辨，因之本文最後結論，確定唐武后之名爲從雙目之墨，而非從日月之墨也。

本書榮獲嘉新文化基金會七十一年度優良著作獎

中國歷史上氣候之變遷（人人文庫 特七一六）

劉 昭 民 著
定價：四十五元

氣候學爲塑造一個國家或一個民族文化生態環境的重要條件之一。本書分別詳述中國歷代氣候之記錄及其變遷情形，從而探索其對歷代社會和政治演變之影響。並根據資料和冷暖週期變化，推算中國未來爲暖期。未附歷代旱災、雨災、霜災、大雪、大寒等記錄表，尤具參考價值。

臺灣商務印書館 發行

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三十七號

電話三一六一八